



花香(国画)

凝香居

## 眼睛

## 反 差

李绍光

也许因为空间变迁，也许由于年龄延伸，心中的思索倍加强烈，总觉得社会中反差太多，涌起对明天的无限敬畏。

“有一天，全家人都住上瓦房，没有茅屋秋风所破的彷徨；有一天，三餐吃白面，不再有咸菜盐丁的苦味”……小时候，一家人围坐在门前巨石旁，在皎洁的月光下说笑，我独自一人看着星空这样想。三十年前，小学一年级开学时的情景刻骨铭心。狭长低矮的草房，巴掌大的操场，破木板便是课桌，当老师将一本新书发到我手中时，我亲吻着散发油墨香味的书，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妈妈为我交学费吃了多少苦呀！中午放学时，老师突然宣布对家庭经济很困难的学生免学费，我也在其列，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极了。

光阴如梭，我儿时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侄儿在山区老家上学，每天免费吃上一个鸡蛋、一顿肉菜，老师还定期发书包、文具等学习用品，孩子们像生活在蜜罐里一样，我在眼里乐在心头。然而岁月的摔打，使我不时地反思昨天和今天。几天前，当我步入一所中学时，映入眼帘的是明亮的教室、崭新的桌椅、齐全的多媒体，优越的学习环境令我震撼！然而走进食堂，看见踩碎的白馍，倒掉的饭菜，我的心在流泪，霎时间仿佛儿时的梦被打碎，如今，孩子们得到了却不知珍惜啊，小小碗中餐，粒粒皆辛苦呀！

大学毕业生常埋怨怀才不遇，为找不到合适岗位而烦恼，与之相反，一部分单位招聘却说找不到有能力、有实践的人。网络改变了生活，打破了时空的羁绊，冲破了信息的壁垒。思想多元化，知识碎片化，让一些人迷茫，于是牢骚、谩骂、甚至攻击散见于网上，存在于生活中。我一直在想，是否应该反思我们多动不安的行为？“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想想挥汗如土、弓背劳作的农民，看看高架上紧张作业，风中瑟瑟的建筑工人，我们躁动的心还不能平静吗？

反差也许无法永远消除，但我们希望正能量的差别，她能使人自省，催人奋进。“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世界上有了我是因为她需要更美”，这些名言曾令我们这代人为之燃烧，为之拼搏，三十年前与今天不管反差多大，此语此意，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灿烂的中国梦，为个人提供了奋斗的支点，出彩的良机。甩开膀子干吧，年轻人，走出自己亮丽人生！

## 微诗

## 湿地的草

梦阳

在湿地，还有什么比做一棵小草更为容易？  
风吹过，低低头再抬起。  
雨袭来，弯弯腰再挺立。  
命运的无奈与孤立，一缕阳光就可轻轻抹去。  
只有雷电折断了那一段生动的翠绿，才让人感到一丝淡谈的痛，是那么小，那么细。

而那下面的根，却不从也不曾发出半点叹息，只是更紧地抓住大地。

## 随笔

## 叫卖声里话外音

宋子牛

叫卖是一种商业行为，走街串巷，小本经营。悠长的叫卖声里，有种温暖而诱人的市井风情。现代化了的都市，这种叫卖声渐行渐远，相声艺人偶尔还会模仿一番，常能勾起人们对市井文化久违了的记忆。

有道是，卖啥吆喝啥，表里如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决不可胡乱吆喝，欺人惑众。连小贩们都懂必须恪守行业准则，讲求职业道德，决不聒噪乱耳，混淆视听，坏了行规和自家生计。

可是，这年头本该清静、一心向学，埋头书斋的学术界、文化圈，反倒丝竹乱耳，叫卖声声，噪音不断，怪力乱神，一刻也不消停。于是，屡屡听闻对经典颠覆性的“别解”“恶搞”乃至攻讦的叫卖声，不时有人宣称有了什么文化新“发现”、新“突破”之类。其实毫无足观，都是荒唐走板、不值一驳的歪理邪说，大放厥词，炮制奇谈怪论而已。这种故意反传统、批经典、发“新声”，当然不是什么学术争鸣与探讨，而是借以推销自己。

这类文学文化市场上的叫卖声，大多打着“研究”旗号，靠语不惊人死不休吸引人们眼球，往往话外有音，别有用心，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正视与警惕。因为，一不小心，便会入其彀中。这些大言不惭者，有“后学诸君”中的名利之徒，出名欲趁早，企望靠叫卖一搏上位；有一些号称学者、专家等正在走红、不缺名气者，学问无建树又耐

不住寂寞，于是出此下策叫卖一番；还有曾经红得发紫而今过了气的文化人，也信口雌黄、放言无忌，越来越市侩化，跟着毫不脸红地叫卖，无非怕人遗忘，淡出江湖。

比如，有的打着标新立异旗号，哗众取宠，叫卖所谓史学新“成果”，说什么“秦桧也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秦家三代为相，坑杀一个岳飞，换取了几十年的和平，功不可没。”公然篡改历史，对岳飞肆意歪曲、贬损，对秦桧则极力赞扬。有的喜欢从“下半身”叫卖。前段在一个不小的讲坛上，据说和晚清某名士、有大烟袋雅号者有同宗基因的那位名嘴，信口雌黄，说大禹为什么“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他“有了婚外情，和瑶姬在谈恋爱”。近日又有某大学教授拿宋代才女、词人李清照开涮，“考证出”李清照是好酒、好赌、好色的“市井之徒”。还有历史学教授言之凿凿，说“司马相如劫财又劫色”，李白是“古惑仔”。而一位著作颇丰年事颇高，文学品格一向较纯粹的作家，借着新著签售之机，居然也从“下半身”出发，忽悠草根小民们。他如是阐释红研“成果”：曹雪芹写女性间的鸡零狗碎，女而又女，一女到底，是任何作家都写不出来的，“不能不思忖曹公的性心理，他对女性的认同，他钻到女人肠子里去的体贴与满足，莫非他有同性倾向吗？”这分明是对“红学”的调侃与亵渎。这种叫卖，如果不是借机炒作自家作品，至少是有失

身份与严肃的吧。

今年恰逢曹雪芹逝世250周年，与此并不相映成趣的是，广西一家大学出版社做了个“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的所谓网上调查，居然将《红楼梦》列为榜首。还有人撰文认为，现在社会上的“二奶”“小三”，“病态瘦身”“女强男娘”之类现象，也与“红楼”有关。因为《红楼梦》的文字风格是“暮霭沉沉胭脂色”，“阴翳的、潮腻腻的”。难怪网友惊呼：“红楼”今年分外红，只是颜色不太正。

有学者慨然道，拒绝经典、歪批名著是“浮躁越来越盛，文化体会越来越浅”，“无异于斩断了历史传承，自绝文脉”。虽然这类叫卖与网调，根本不靠谱，但也确实可以看出当下有些所谓文化人、专门家，不读书不看报，不走学问正途，以剑走偏锋、批判经典为能事的“皮里阳秋”。

有句俗话说“不作死就不会死”，说得似乎狠了点，但不无道理。桃李花开自春色，《红楼梦》的不朽艺术价值与无穷魅力，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崇高地位及世界上的深远影响，是无与伦比的，是我们民族永远的骄傲。自以为拿经典胡杀乱砍一气，声嘶力竭地叫卖几句私货，就可大言欺世、扬名立万，实则是唐吉珂德大战风车般的疯狂之举，瓦釜尽管雷鸣，黄钟何曾毁弃？这丝毫无损于经典的光彩，只能贻笑大方，为人话柄，愚蠢地将自己置于“作死”的境地。

## 文苑精英

## 韩愈与佛教

子方

韩愈是唐代古文大家，因见当时朝廷上下护持佛教，遂以尊儒排佛为己任。当时唐宪宗非常崇信佛法，迎接佛陀舍利入宫殿供养，韩愈上表“谏迎佛骨”，触怒宪宗，于是被贬到潮州当刺史。

当时潮州地处南荒，文化未开，大颠禅师道行超迈，深为大众所推崇，韩愈耳闻此地有一高僧，便带着问难的心情去拜访大颠禅师。时值禅师入定坐禅，不好上前问话，因此苦等许久。侍者看出韩愈的不耐烦，遂上前引引警在禅师耳边敲了三下，轻声对禅师说道：“先以定动，后以智拔。”

韩愈在旁听了侍者的话后，立刻

行礼告退，并说：“幸于侍者口边得个消息！”

不久，韩愈再次拜访大颠禅师，彼此论议往返数次，却仍息不下对佛教的鄙视之心。最后大颠禅师终于忍不住问道：“公自认自己的学问知识能比得上晋朝的佛图澄、姚素的鸠摩罗什、梁朝的宝志公禅师等人吗？”

韩愈说：“与他们比起来，我自愧不如！”大颠禅师说：“既然自觉不如他们高明，对于他们的善行懿德，公却不以为然，这是为什么？”一句话问得韩愈哑口无言，从此一改对佛教的态度，并且和大颠禅师相交甚深。

## 小说

## 老袁的书

张仁武

以及老袁的模样的人光顾他的陋室外，再没人打扰。他整日闭门不出，整理先人的文稿，或起吟哦自家诗句，得意起来击掌唱和，优哉游哉，乐在其中。

某日，县文化局的刘局长，一位研究三袁的专家，专程开车来拜访他。刘局长一跨进他的家门就愣住了：十几个平方米的小屋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没有其他像样的家具。由于长期烟熏火燎，四面墙壁黑得如同锅底一般，大白天屋里都必须开灯。此时，老袁正在修改文稿，桌上放着一碗茶泡饭，床上躺着一个不断呻吟的女人。老袁妻子的老毛病犯了，病不大，却折磨人。

刘局长忙嘱咐司机去买了一些药品，亲手交给老袁。安顿好病人，刘局长顺手翻看桌上的文稿，只读了几篇，就眼睛一亮，仿佛发现一座丰富的宝库。“太有价值了，你一定要出本集子。”刘局长激动地说。

“要有难处，我可以帮你解决。”刘局

## 书架

## 《山丘璞玉——方顶》

张尚武

上街区地情书《山丘璞玉——方顶》近日出版。上街方顶村位于郑州市西部40公里处，是一个隐于山坳间的村寨，有100多座明清古建筑宅院。《山丘璞玉——方顶》一书，收录稿件28篇、图片100余幅。通过韵、润、神、音四个篇章，描绘上街区峡窝镇方顶村一年四季的风景变化，映印了最具中原文化特色的方顶村风雨沧桑的历史变迁，波澜起伏地展现了方顶村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新风貌，生动地再现了方顶村所代表的上街区以及中原传统历史文化和风俗人情，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泥土味。此书为我们保留了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古村落”保护的一份集体记忆，传承了我们民族的基因。

长看到老袁一脸难色又说。

“那我就先谢谢你了，我早有这个想法，此书若能出版，我也不枉活一生。”老袁说话的声音有些哽咽。

“困难再大，我也要保证你的书出版！”刘局长拍着胸膛，很坚定地说。

一回到县里，刘局长就去找县主管领导，特别立项给老袁用于出书。很快，老袁的书出版了，一共印了一千册。老袁拿到新书，一把捧在胸前，像捧着刚出生的儿子一样。这是他一生的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他觉得此生没什么遗憾了。老袁的书送出去一部分，其他的也卖不出去，就放在自家床底下，只等着捐给三袁研究会。

不久，老袁接到刘局长的电话，让他明天参加三袁研究会成立大会。老袁去床底取书，一看傻眼了：书不见了。

他连忙找来妻子一问，才知道被她当废品卖掉了。

那天，家门口来了个人，叫王三娃，是镇上收废品的，他妻子觉得反正书又没人要，放着占地地方，就全卖了，得了一百八十元钱，她怕老袁生气，就没敢告诉他。

老袁听后，发疯似地朝王三娃家跑去。王三娃告诉他，这些书都卖给镇上一些老头，老太婆包瓜子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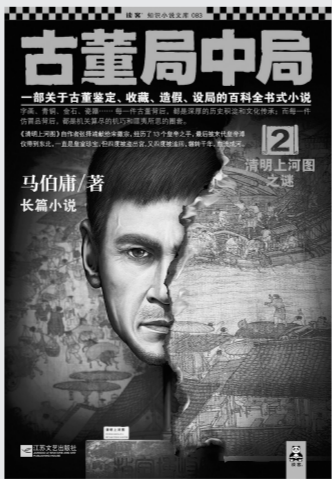
从此，老袁就落下爱逛瓜子摊的毛病，这个毛病他怎么也改不了。



水边人家(国画)

宋桂云

## 连载



不在，里面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感觉有好几个人在。折腾了一阵，才有一个满脸皱纹的男子掀帘出来：“我是樊波，你们是谁？”

这家伙年纪跟刘战斗应该差不多大，可两人面相真是天差地别。

“您好，我是许愿。”我开门见山地说。

中年人一听这名字，立刻转过身来，冷笑着说：“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许大名啊。你来我这儿，是又发现什么假货啦？”

我忍气吞声，把来意说了一遍，说希望查到当年那老掌柜的名字，或者商号，最好能找到他本人。

刘战斗把身子往椅背一靠，双手搭到肚皮上，“对不起，文物商店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我不记得。”

我只得悻悻离开，琢磨着实在不行就给刘局打个电话好了。这个刘战斗身上的官僚气味很浓厚，刘局对他会有办法。

刚一出小楼的楼门，我的BP机“嘟嘟”地响了。我低头一看，上头有一句话：“去找刘战斗了？”我抬起头，扫视四周，人来人往，梧桐树沙沙地摆动着叶子，没什么异样。但我知道，药不药肯定在附近什么地方偷偷跟踪我，只是不知警察是否会派便衣跟踪我，所以才没现身。

很快第二条又发了过来：“买

一两栀子、一包红茶、十个橡子，再去。”

40.一两栀子，一包红茶加十个橡子

一两栀子、一包红茶、十个橡子这三样东西别看常见，凑齐了还挺麻烦的。我把这三样东西搁在一个小塑料袋里，再度登门拜访刘战斗。我把塑料袋往他的桌子上一放，几粒栀子和橡子滚落出来，还露出半个茶包。

刘战斗一见这三样东西，面色顿时大变，看我的时候，两眼几乎要冒出来。

刘战斗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小许啊，你走了以后我仔细回想了下，有点想起来了。既然刘老爷子让你查，总不能让他老人家失望。”

“那您说吧，我听着。”

刘战斗掏出一块布擦了擦额头的汗，然后才发现是眼镜布。他晦气地甩了甩手，告诉我道：“那家商铺叫樊沪号，掌柜的就姓樊。这家铺子在上海算是个小字号，规模不大，信用还不错。”

我面无表情地点点头：“那么樊掌柜人呢？”

“早就病死了，樊沪记的铺子也关了。”

“当时不是有个后生陪他去的吗？”

“哦，你说樊波啊。那是他侄子，进了一家工厂当工人，现在还在上海。前几年他来找我过一次，闹着说当初收购古董的价钱不公平道，要求归还或者赔偿。我说那是国家文物商店的统一政策，跟我没关系。他不服，就一封封申诉信往上写，也不嫌烦。”

我问他信都在哪里，刘战斗起身从一个文件柜里翻出一摞信，我把封口撕开，里面是三页信纸，除了讲述那次收购的过程以外，还有一张被强制收购的古董清单，缺角大齐通宝也赫然在内。不过这个樊波显然是个外行人，不仅把许多字写错了，而且还把大齐通宝当成不值钱的玩意，列在清单最后头。

继续往下看，看到樊波在信的结尾处留下自己的家庭地址，我拿笔把地址抄了下来，抬头对刘战斗说：“你陪我去看看吧。”

樊波住的地方，位于闸北区一条小弄堂里。我喊了一嗓子樊波在

《云山烟树图》来。半个小时以后，一个秘书送来一卷画。刘战斗拿到以后，把它摊在桌子上，招呼我去看。

刘战斗嘿嘿一笑：“算是我的得意之作。你看，这绢是双丝绢，匀净厚实，最好的院绢。”

“什么是院绢？”

刘战斗以为我是不放心，便给我讲解说：“宋代作画用绢，质地分为两种，一种是单丝绢，一种是双丝绢。双丝绢的经线两根一组，纬线为单丝，交错时经线一根在上，一根在下，比单丝要致密紧凑，能够历久不坏不散。这种绢在当时制造难度很大，只有御用画院才用得起。还有一种贡绢，质地更好，那就是皇家独享了。”

我低头看去，发现绢黄分布得很均匀，而且枯透纹理。我伸过指头去，蹭了蹭，居然没有掉色。

“做旧做得不错。”

“那当然了。这就是栀子、红茶加橡子壳这个配方的威力了。”

这三样东西，原来是给书画做旧用的。

“事不宜迟，咱们走吧。”刘战斗看我沉默不语，催促道。

“不成。”我皱着眉头说，“五脉的规矩你都忘了？去伪存真，绝不造假。拿这么一幅赝品给他，岂不明眼梅花的规矩于何地？”

我不疾不徐道：“我问不到樊波消息，就做不成刘老爷子委托的事。事情办砸了，我就得回北京去给他老人家请罪。”刘战斗眼神阴沉，动作却是一个僵。

刘战斗别无选择，只得恨道：“好……你够狠！”他抓起电话，用上海话说了几句。我没听懂，但也不怕他要什么花样。

刘战斗别无所恃，只得恨道：“好……你够狠！”他抓起电话，用上海话说了几句。我没听懂，但也不怕他要什么花样。

刘战斗的嘴角，露出一丝不屑：“你不是要真品吗？我给你放在这儿，你自己找。”

41.追踪解放前的古董老铺

我低头看着这五个卷轴，半分都没犹豫，伸手拿起左手第二个卷轴。刘战斗整个人傻在那里，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鹅蛋。我看到他的表情，就知道自己选对了，这卷是真品。